

英诗经典名家名译 英汉对照

THE SONNETS OF E. B. BROWNING

勃朗宁夫人十四行诗

[英] 伊丽莎白·巴雷特·勃朗宁 著

方平 译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AND RESEARCH PRESS

英诗

汉对照

THE SONNETS OF E. B. BROWNING

勃朗宁夫人十四行诗

[英]伊丽莎白·巴雷特·勃朗宁 著

万青译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AND RESEARCH PRESS

北京 BEIJING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勃朗宁夫人十四行诗：英汉对照 / (英) 伊丽莎白·巴雷特·勃朗宁 (E. B. Browning) 著；方平译。——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18.8
(英诗经典名家名译)
ISBN 978-7-5213-0375-9

I. ①勃… II. ①伊… ②方… III. ①英语—汉语—对照读物②十四行诗—诗集—英国—近代 IV. ①H319.4: I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8) 第 201802 号

出版人 徐建忠
项目策划 吴浩
责任编辑 易璐
责任校对 赵雅茹
装帧设计 郭莹
插图设计 郭莹
出版发行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社址 北京市西三环北路 19 号 (100089)
网址 <http://www.fltrp.com>
印刷 北京盛通印刷股份有限公司
开本 889×1194 1/32
印张 5
版次 2018 年 8 月第 1 版 2018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书号 ISBN 978-7-5213-0375-9
定价 20.00 元

购书咨询：(010) 88819926 电子邮箱：club@fltrp.com
外研书店：<https://waiyants.tmall.com>
凡印刷、装订质量问题，请联系我社印制部
联系电话：(010) 61207896 电子邮箱：zhijian@fltrp.com
凡侵权、盗版书籍线索，请联系我社法律事务部
举报电话：(010) 88817519 电子邮箱：banquan@fltrp.com
法律顾问：立方律师事务所 刘旭东律师
中咨律师事务所 殷斌律师
物料号：303750001

意切情深信达雅

——序《英诗经典名家名译》

上小学前，爷爷就教导我要爱劳动，爱念诗。“劳动”是让我拾粪、浇菜、割驴草……“诗”是学念他一生中读过的唯一“诗集”《三字经》中的“人之初，性本善”等。我还算听话，常下地帮着干零活，偶尔也念诗。上中学后喜出望外地得知，最早的诗歌便是俺乡下人干重活时有意无意发出的“哎哟、哎哟”之类的号子声。老师说，这是鲁迅先生发现的。后来糊里糊涂考进北大，便懵懵懂懂向冯至、李赋宁、闻家驊等老师学习一些欧洲国家的诗歌。

大约十二天前，我正准备出访东欧和中亚时，北大、北外、党校三重校友兼教育部副部长郝平指示我为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即将付印的《英诗经典名家名译》写篇序言。基于上述背景，我竟不自量力，欣欣然应允，飞机起飞不久就边拜读边写体会了。

一看目录，我在万米高空立即激动不已。译者全是令我肃然起敬又感到亲切的名字。

冰心是我初中时代的“作家奶奶”，我工作后曾专门找借口去拜访她在福建的故居。袁可嘉半个世纪前应邀从南大到北大

讲英国文学史，我是自己搬着凳子硬挤进去旁听的幸运学生之一。王佐良先生是我读研究生时教授英国诗歌的。同学们爱听他的课，他大段引用原文从不看讲稿，我们常觉得他的汉语译文会比原文更精彩……穆旦、屠岸、江枫、杨德豫等我未曾有幸当面请教，从他们的作品中却受益良多，感激恨晚。

前辈翻译家们追求“信、达、雅”。落实这“三字经”却并非易事。

第一，在丰富多彩、良莠不齐的英文诗林中，译者要有足够高的先进理念和真知灼见去发现和选择思想水平高的作品。国产千里马尚需伯乐去认同，意识形态领域里的诗就更需要了。看诗的高下、文野，境界和情感永远是最重要的因素。我国《诗经》历久不衰，首先因为里面有“硕鼠，硕鼠，无食我黍！”这样政治上合民心的诗句，有“关关雎鸠，在河之洲……”这样传递真情的佳句。这套诗集选了许多跨世纪思想性极强的好诗。如雪莱《普罗米修斯的解放》中的警句：“国王、教士与政客们摧毁了人类之花，当它还只是柔嫩的蓓蕾……”今天读起来仍发人深省。如莎士比亚在其第107号十四行诗中将与和平与橄榄树的葱郁有机相连，上承两千多年前中国先哲“和为贵”的真谛，下接联合国大会此时此刻的紧急议题。这样的诗自然有人爱，有人信。

第二，诗源于生活。诗作者和译者都最好与百姓血肉相连。马克思曾与诗友调侃：诗人也得吃饭，别奢望写诗写饿了上帝会把盛着面包的篮子从天堂递下来。这套诗选中有许多生活气

息浓醇、情意真切的诗。如出身佃农的彭斯在18世纪法国大革命后写的政治讽刺诗：“我赞美主的威力无边！主将千万人丢在黑暗的深渊……”，“……阔人们日子过得真舒泰，穷人们活得比鬼还要坏！”，“……有的书从头到尾都是谎言，有的大谎还没有见于笔端。”写实和预言都相当准确。

第三，译文要忠实于原作，自身又要通畅、简洁、优美。这套诗集中，英文原作都是名符其实的经典。读诗最好读原文，但世界上大约有三千种语言，一个人会用来读诗的语言肯定少得可怜。为开阔视野、加强交流、增进友谊，读外国诗大多还得靠翻译。这套诗选中的译者都治学严谨，都酷爱祖国和外国优秀文化，译文是他们辛勤劳动的杰出成果。他们把拜伦的奔放、纪伯伦的靓丽、济慈的端庄、布莱克的纯真、华兹华斯的素净、叶芝的淡定、狄金森和弗罗斯特的质朴译得惟妙惟肖。读这样的译作，哲学上可受启迪，美学上可得滋润。这有益于读者的身心健康，能满足青年学生的好奇心和求知欲，也能为有关专家的进一步研讨提供方便。

不妨说，这套诗集中外皆宜，老少咸宜，会书中两种语文或其中一种的人皆宜。

李肇星

2011年9月14日至25日自乌兰巴托（意为“红色勇士”）上空经莫斯科、明斯克（“交易地”）、塔什干（“石头城”）飞阿拉木图（“苹果城”）途中。

她的诗和她的爱情

——女诗人伊丽莎白·勃朗宁小传

伊丽莎白·巴雷特(Elizabeth Barrett)是19世纪英国著名女诗人,1806年3月6日出生于一个富裕的资产阶级家庭,从小就显现了好学的天性和文学上的才能。蒲柏的荷马译本是她童年时代最好的伴侣。她读着希腊的史诗,有时候甚至忘了吃,忘了喝,晚上睡熟了,还在睡梦中和她崇拜的希腊英雄在一起。8岁的时候,就学着写诗了;14岁,“发表”四卷史诗(父亲特地给她印了50册私印本),模仿蒲柏译诗的格调,咏叹希腊的“马拉松战役”。

她从没受过正式教育——当时女孩子入学念书还很少见。¹她热爱希腊古典文学,凭着自修,精通了古希腊文,²后来她翻译了埃斯库罗斯的悲剧《被缚的普罗米修斯》和其他古希腊诗人的诗篇。她颖慧,又很努力,还学会了拉丁文和欧洲好些国家的语言。

她在英国西南部乡间长大,本是个活泼的女孩子,爱好书本,也爱好大自然;浓荫如盖的林子里,映着垂柳的清溪边,都是她最

1 比她晚一辈的英国女诗人克里斯蒂娜·罗塞蒂(Christina Rossetti, 1830—1894),也像她一样,从小显现了文学上的才能,也从没进学校念过书。

2 她当然不能无师自通,她弟弟爱德华的老师在古希腊文上给过她启蒙的指导;后来她还跟一位盲学者念过一阵子希腊文。

爱的去处，她也爱骑着小马在绿原上驰骋——我们的女诗人是有过快乐的童年的。但是在15岁那年，她有一次骑马，不幸跌损了脊椎，从此就失去了可贵的康健，二十几年来一直是禁锢在床上的病人。

现在只有书本是她的天地，只有诗歌，能让她得到一点寄托和安慰。她的生命够悲惨了，然而苦难并不就到了尽头，她还得一次次遭受意外的打击。

先是她的母亲去世了，以后她的弟弟爱德华就成了她最亲爱的人，他陪着她在乡间养病，不幸溺死在她窗前望得见的那条河流里。哀痛和内疚的心理，使她接连几个星期神志不曾完全清醒。有一阵子，仿佛她自己活不成了。接着，她回到伦敦的温波尔街，和家里的人住在一起。伦敦的阴寒潮湿的气候对于患慢性疾病的人是有害的，她的身子越来越坏了。在夏天的时候，她坐在椅子上，难得让人抱着，下楼一两次，见见天日；到了冬天，她蛰居在房里，就像一头冬眠的睡鼠那样动弹不得。

但是她还是承担起人生的辛酸，坚忍地活下去，把她的悲哀和希望都写进诗歌里。她在1833年和1838年先后出版了《被缚的普罗米修斯》英译本和诗集《天使们及其他诗歌》(*The Seraphim, and Other Poems*)，平时也经常在伦敦的文学杂志上投稿。可是虽然取得一些成绩，我们的女诗人很清楚自己的不利的创作条件，在后来给勃朗宁的信上，她这样恳切而沉痛地说道：

世上的年轻姑娘，无论她怎样少不更事，她的见闻和阅历也总比我来得广博些……我一向只是蒙着眼站在这个我将要离开的“圣殿”里，我还没有懂得丰富的人性，人间的兄弟姊妹对于我只是一个名称而已。高山大川我都不曾瞻见——我什么都没有看到过。我像一个将死的人还不曾读过一行莎士比亚，

想读，已经太晚了！……这种简陋无知，对于我的诗艺是怎样一个致命伤啊！

正因为生活经验不幸受到极大的限制，所以虽然她以早熟的颖慧，曾经取得过很可注意的成绩，可是作为一个文学家，她却发展得很迟缓。她并不灰心，也不曾因为在文学圈子里已经获得一点诗名而感到自满；她在自身所能达到的限度内，总想使诗歌向现实生活更靠拢些。1843年，她读到一篇关于工厂和矿区的童工问题的报道，那悲惨的记载引起了她极大的愤慨，促使她写成160行的长诗《孩子们的呼声》，她先于同时代的批判现实主义作家，像狄更斯、盖斯凯尔夫人等人，在文学中对资本主义社会的残酷剥削提出了控诉；诗人用抒情的笔调向人们诉说，在那暗无天日的社会底层深处一群童工的悲惨遭遇。小羊儿正在牧场上自在地叫着，小鸟儿正在窠巢里快乐地啾鸣，可是那些本该是天真活泼的孩子，却在这个“自由”的国家里绝望地挣扎着：

整天都埋在漆黑的地下，
沉重的煤车拖垮了我们；
要不然，整天在工厂里
把大铁轮转动得滚滚不停。

那铁轮子，整天在转、在吼，
卷起的风，在我们脸上飞旋，
脉搏便跟着狂跳，心儿发眩，
四周的墙壁在跟着打转。

.....

那铁轮子又整天在吼！
轰隆隆的一片喧闹，有时候
我们祈求，像是疯狂的呻吟：

“停下吧！今天，请你静一静！”

你就静一静吧！就让孩子们
嘴儿凑着嘴儿，听听自己的呼吸吧！
就让他们臂儿挽着臂儿，
像青春的花叶交接着花叶吧！
让他们感觉到，这阴森的金属声响，
并非上帝所铸造、昭示的整个生命；
让他们的灵魂得到内在的印证：
他们并非生活在你底下——你，大铁轮！

在最后一节诗里，遭受残酷剥削的童工“抬起他们苍白消瘦的脸儿，/ 他们的神色看着都可怕”，向那个吃人的资本主义社会发出了愤怒的诅咒：

残酷的国家呀，难道你们打算永远
用孩子的血液来灌溉你们的世界；
把他那悸跳的心践踏在铁靴下，
大踏步地跨向商场上的宝座？
啊，暴君！我们的鲜血在飞溅！
锦绣的前程展开在你们的眼前！
可是孩子们在暗里的哭泣，那谴责，
比了壮士在愤怒中的诅咒，还激烈！

这诗歌最初发表在《布莱克伍德爱丁堡杂志》(*Blackwood's Edinburgh Magazine*)上，引起很强烈的反应，这刊物销售量骤增三倍。第二年(1844)，英国国会被迫通过了禁止雇用童工的附加条款，社会呼声取得胜利，这里也有女诗人出的一份力。这首诗第二年又收在《诗集(1844)》内。

1844年，她的两卷本诗集出版，这在她长期的创作生活中，是一块可纪念的里程碑。她的才华到这时候，趋于成熟了，开始发光了；她的热情、她的活跃的印象、清丽的笔调、戏剧性的意趣都在这诗集里表现出来。从女诗人的个人生活说来，更可纪念的是，由于这部诗集，她结识了另一位诗人罗伯特·勃朗宁（Robert Browning，1812—1889），她那充满着哀怨的生命从此打开了新的一章。

1844年的两卷本诗集，把她一下子抬举到当时英国诗人最高的位置上，接替衰老的华兹华斯，而与丁尼生齐名。在当时的诗坛上，勃朗宁还是个没有名声的青年诗人，知道他的只有少数几个朋友；可是他的诗篇虽然还不为世人所看重，却已经有幸得到我们的女诗人在深闺中的赏识和共鸣。在《诗集（1844）》里，有一篇长诗叫作《吉拉婷郡主的求爱》（Lady Geraldine's Courtship），在诗里，她提到了他的近作《铃铛与石榴树》（Bells and Pomegranates），还给了这样的赞美：

要是把它直解剖到中心，
就可看到，那里有一颗鲜红的心——
一颗筋脉满布的人道主义的心。

勃朗宁读到了她的诗集，他跟女诗人的远房表兄凯尼恩（Kenyon）是世交；因此，虽然还不相识，他有机缘先得悉了她的生平。他本就钦佩她的诗才，现在读到了这出自衷心的评语，一股强烈的喜悦流遍他的周身，汹涌的热情驱使他写下了这样一封信：

亲爱的巴雷特小姐，你那些诗篇真叫我喜爱极了。……如今在向你——直接向你本人说话的当儿——而这还是第一次，我的感情全都涌上了心头。我已经说过，我爱极了你的诗篇——而我也同时爱着你……

这是他们中间的第一封信，看邮戳是 1845 年 1 月 10 日。第二天，女诗人回了他长长一封信，语气谦逊而又亲切。《派拉司塞斯》《皮帕从这儿经过》的作者、当代一位气魄雄健的诗人，对她这样热烈地表示敬仰和爱慕，她感到难言的喜悦，¹也不能不为这份至诚所感动！她写道：

亲爱的勃朗宁先生：我从心坎深处感谢你……这样的一封信，又出自这样的手笔！心灵的共鸣是值得珍贵的——对我说来，尤其值得珍贵；可是一位诗人（而且又是这样一位诗人）的共鸣，对于我更是达到同情的极致了！……

他们真挚纯洁的友谊就从这时开始，从此他们继续不断地互通信札，对彼此的诗创作交换恳切的意见，又从文学谈到人生，从倾吐早晚的灵感，到追叙童年的情景；这两个希腊的爱好者还在信里讨论悲剧《被缚的普罗米修斯》和她早先那个不很成熟的译本，又谈论了当代乔治·桑等人的作品，他们发觉他们俩处处都是情投意合；在不曾会面以前，他们先听熟了彼此的心声！

她本来是一个残废的病人，从床边走到沙发也得有人搀扶着才成；生命，只剩下一长串没有欢乐的日子；青春，在生与死的边界上黯然消逝。现在，这最初四个半月殷勤的通信，替她一片昏暗的生活忽然打开一个窗口——她一天里最光亮的时辰，就是每当黄昏降临，在期待中听到邮差的那一声叩门。

每天晚上八点钟，家家户户都在吃晚饭，
这时，我总是悄然一人，四周寂静无声，在

¹ 女诗人在写给她的知友马丁夫人的信中写道：“昨晚我得到诗人勃朗宁的一封信，叫我感到一阵如痴如醉的喜悦——勃朗宁，那《派拉司塞斯》的作者！”

十户人家以外（甚至不止十户呢），我就听到
你的书信的脚步声了。¹

经过几次请求，他终于使她克服了怕见生人的癖性，在五月下旬，风和日暖的暮春天气，来到她的病房中。他见到了她，可怜瘦小的病模样，蜷伏在她的沙发上，贵客来都不能欠身让座，一双深沉的大眼睛里透着几分哀怨的神色。可是怀着一片爱慕之心来看她的，是一个真正了不起的情人，疾病和愁苦并不能叫他望而却步：

无论是罪恶、是哀怨，甚至上帝的谴责，
死神的逼近的威胁——不管这一切，
叫人们一看就掉首而去，叫自己
想着都厌恶……却没什么能吓退你；
亲爱的，那你教我吧，教我怎么样
把感激尽量倾吐，正像你把恩惠布施。

（第 39 首）

万没想到在会面后的第三天，她竟接到了他的一封求婚的信。

哪一个少女不怀着甜蜜的爱梦想？可是我们的女诗人不再是年轻的姑娘了，她已经 39 岁，是一个对生命完全放弃了希望的人；而她的“情人”比她年轻了 6 岁，奋发有为，正当人生的黄金时代，千百双明眸在羡慕地望着他迈步健行的雄姿，整个广阔的天地都是他活动的场景；那么他只是凭着一时的怜悯，一时的高贵的冲动，说了不知轻重的话，想入非非的话罢了——那是他决不会开口再说，或是改口否认的，而只是说过就完事，随即就忘了，永远都记不起来了：

1 1845 年 11 月 26 日晚上写的一封信。

是那年深月久的孤僻，像遭了
当头一棒，从你面前尽往后退缩，
迫使我眩晕的知觉涌起了疑虑和
恐惧，盲目地舍弃了你纯洁的面目，
最崇高的爱给我歪曲成最荒谬的
形状。

（第 37 首）

她拿着信，痛苦了一夜，第二天拿起笔来悲哀地，可是断然地拒绝了他。同时请求他以后别再说这样“不知轻重”的话吧，否则他们俩的交谊就没法维持下去了。

勃朗宁慌忙写信去谢罪，也顾不得自己从来没说过谎，解释前信只是感激话说过了分，只是一时的有失检点，“求你给我写这么一行吧：‘噢，原来不过如此！’请不要为了一次过错（只此一遭，以后再也不犯了）叫我失去了你的眷顾吧！你的友谊，我相信我没有失去吧。”信末附言，请求退回原函。信果然退了回来，随即遭到了毁灭的命运。¹

一场风波算是暂时过去，但他们俩实在谁也舍不下谁，他们的通信甚至比以前更殷勤了，往往每天都得写上一封以至两封信。在没有得到对方回音之前，往往寝食难安。

有一次，女诗人心潮澎湃，情不自禁写了一封长长的信（长得可以比得上一篇小小说），把满腔辛酸都倾吐在一张张信笺上——“那是我从来没跟别人这么说过的”。勃朗宁读了大受感动，对她的信任十分感激，想用知心话报答知心话，把藏在心里最迫切的一句

¹ 在他们俩前后通信的一年八个月中，所缺少的就是这一封信。其余的全都被保存下来了，在两位诗人过世后出版成册（1899）。

话吐出来，可是又不敢旧事重提（求婚），因此踌躇了两天；两天的沉默却使他的诗友不安起来了，她有什么话叫他不高兴吗？还是他得了病了？于是又写去一封短筒，一开头就是“求你舍施一行字给我吧！”，他每天写给她的信，已经成为她少不了的“每天的粮食”了。

直到这两个诗人终于共同生活在一起，谁也离不开谁，他们的通信从没有间断过。每个星期中有一天（对于勃朗宁，“一整个昏暗的星期中最明亮的一天”）是他们俩会面的日子。

从春天到夏天，勃朗宁不断地从他花园中采集最好的玫瑰给女诗人送去。花的鲜艳，花的芬芳，加上送花人的情意，给本来昏暗的病房增添了多少生趣啊。为了让那些可爱的鲜花更有生气些，向来关得紧紧的窗子竟然打开了，¹ 病房里开始有了一股流通的空气。

现在，女诗人的病情有了些许好转。“昨天本该给你写这信，我却下楼去了（或者不如说，让人抱下楼去），倒并没垮下来。”于是勃朗宁去信鼓励她：“下次再试试吧！你周围的一切都在这样恳求你啊。”另一封信又鼓励她出外去透透风，“当然，最初是会有些累的，但是坚持下去——你是会坚持的，是吗？——一定会大有益处。”隔一天就得到回信，写道：“昨天我当真出去了，而且还当真活着回来——那是更令人惊奇的事了——我是说，居然还有这活力在晚上写这封信……只是我原来的伟大抱负是要上公园去，却失败了，只能半途而返。”还说这次没有发生昏厥等事，也许下次能表现得更好些吧。²

在这一段时期里，女诗人的健康飞快地进步着，萎缩的生机重又显示出生命的活力，大夫们不知道这是爱情，这是生命的新的欢乐，新的希望所创造的奇迹，对这现象只能感到惊奇而已。

1 当时缺乏卫生常识，以为病房的窗子必须紧闭，使室内产生高温；女诗人注意到，她房内的花很快就枯萎了。

2 1845年7月8日的信。女诗人由妹妹陪着，乘马车出外兜风。报道下楼的信写于6月10日。

恰好这一年的冬天特别暖和，在正月里的一天，她自己走下楼梯（而不是让她的一个弟弟抱着），走进了会客室，“我叫人人都大吃一惊，好像我不是从楼梯上走下来，而是从窗口走出去了”¹。

第二年的春天来得特别早，二月初，丁香花和山楂已经爆芽了，接骨木已经抽叶了，画眉和“白喉鸟”已经在枝头尽情歌唱了。四月里，女诗人向未来表明她的信心，悄悄地买了一顶妇女出外戴的软帽。五月中旬，这顶软帽的主人，由她妹妹陪着，闯到公园里去了。阳光从林子的树叶间漏下来，显得分外柔和，斑斑点点，洒满了她一身。她下了马车，踏上绿油油的草坪，从树上采下了一朵金链花。大自然的清新的空气叫她如痴如醉了一阵，四周活动着的人们忽然都成了幻梦中的点缀，仿佛这会儿，只剩下她自己 and 不在她眼前的心上人才是真实存在的。那朵小小的金链花她放在信中，寄给了勃朗宁，回报他不断送给她的那许多鲜花。

那时候大西铁路刚通车，她居然有勇气让表兄凯尼恩陪着去参观新奇的火车，谁想那怪物进车站时一声吼叫，把她吓得要命；这实在难怪她，连大教堂里管风琴洪亮的和鸣都叫她有些受不住呢。不过能挤到人海中去长些见闻总是好的。她的健康和对人生的信念都在与日俱增，文学批评家们非常高兴地看到：她的诗创作，在那一个阶段，也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

诗的情绪更饱满了，风格和形式也比以前明晰、完整了。也就在那一段时期里，她开始写下献给她情人的《葡萄牙人十四行诗集》，她的才华在这里更达到了顶点。

这部感人的诗集倾吐了女主人公内心深处的痛苦和挣扎；她只是流着泪，用无情的沉默来回答一声声爱情的呼召。但是爱情战胜了死亡，从死亡的阴影里救出了一个已经放弃了生命的人儿。就像神话中的英雄在悬崖边救出了被供奉给海怪的公主，替公主打开了裹在她周身的铁链；她那不知疲倦的情人也帮着她摆脱了她的惊慌、

1 1846年1月19日的信，信上还说人家捧她：“简直看不出是一个病人了”。

她的疑虑、她的哀怨，扶着她一步步来到了明媚的阳光底下。她动荡不安的感情逐渐变得稳定了，她对于人生开始有了信心，产生了眷恋。未来的幸福，不再是一团强烈的幻光，叫她不敢逼视，不敢伸出手指去碰一下了。她敢于拿爱情来报答爱情了：

征服爱如果费事，征服怨，那就更难。
怨是，爱不算，再得加上个怨。我的怨，
唉，那么深，就那么不轻易爱。可是，
你依然爱我——你愿？敞开些你的心，
好让你那羽翼湿透的鸽子扑进来！

（第35首）

她的情人——把生命的意义教给她的恩人，却又是那样地谦逊，他一开始就只希望能和她天天见面，每天在她的病床边陪她一小时，称呼她一声“我的爱妻”。这就是他最大的幸福了，此外再没有更高的期求。她的疾病，即使是终生的痼疾吧，也不能把他吓退。哪一个妇女能不为这一片至深至诚的爱情所感动呢？当他第三次向她求婚的时候，她再也无法拒绝了，她已是一个被征服者，心悦诚服地答应着她情人的呼唤：

就这样吧，最亲爱的，如果到了天气暖
和的时候，我的健康还可以，那么到那时候
（现在可不行），由你决定吧，而你的决定将
是我的责任和愿望……¹

本来，敢于拿爱情报答爱情，这在女诗人，已经非同小可，表现出她最大的勇气了；她最大的美德也仿佛尽在于此，谁也别想向

¹ 1846年1月31日的信。